

童年的梦

——
音乐家麦新的故事

乔 书 田 著

责任编辑：萧 严

童年的梦

——音乐家麦新的故事

乔书田

•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 津 新 华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新 华 书 店 天 津 发 行 所 发 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4.5 插页2 字数46,000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3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338 定价：0.60元

目 录

命运赐给的名字	1
祖籍	11
父子捉贼记	18
神气一时的爸爸	26
哥哥的婚礼	36
“八哥嫂嫂”	51
格致公学	61
“苏武留胡节不辱”	73
吹进校园的风	79
火种	86
募捐	93
十四岁生日	106
“一·二八”	115
姐姐，我忘不了你	125
童年的梦实现了	131

命运赐给的名字

残月西沉了，薄雾在升腾，城市的轮廓，在阴冷潮湿的熹微中逐渐地显露出来。路牌上的字迹也看得清楚了，这里是法租界恺自尔^①路上的一条幽静的小弄——宝昌里。

天刚麻麻亮，从弄堂深处传来了一阵女人的喊叫声：“阿娣！走啦！阿娣！”

那声音纤细而甜润，象呢喃的春燕在鸣唱。

“哎，来啦！”被唤做阿娣的姑娘，应声走出了那座两上两下的石库门房子的黑漆大门。她一边扣着胳肢窝底下那一排布

^① 现在的金陵路。



疙瘩扣，一边问道：“阿嫂，这么早就走啊？”

“早什么！前几年，我们阿文他爸爸带着阿文到南京路去看有轨电车通车，去晚了一步，沿街的茶肆酒楼都坐满了人，找不到一

个空位子，只好抱着阿文挤在人群里看的。”

“听说那次还挤死了人哪！”

“鬼话，信不得的！人又不是纸头糊的，那么好挤死的？当初还说电车上会有电，会电死人，吓得我好几个月不敢去坐，后来坐上去了，不也挺逍遥吗？”

“阿嫂，这电车拆卸了轨道，又怎么走得成呢？”

“谁说不是？我们去看看就晓得了。”

说着，两个人向弄堂口走去。恺自尔路上的灯光还没有照出他们的身影，就听到身后的弄堂里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。

阿嫂蓦地停住了脚步：

“哎呀，是太太生了！”

“不会吧，昨天还说要等上三、五天嘛！”

“一定是她记错了日子，阿嫂，我不能去了。”

卧房里，孙家的一位表哥，在南市挂着

儿科医师招牌的孙顾，正在为太太接生。四十五岁的孙顾，显得有些苍老。过度消瘦的身躯，穿着一件阴丹士林布的棉长衫，身影显得更加颀长。但动作却是那样的准确、熟练而利落。不出半个钟头，一切处置妥当。他把洗好的婴儿，裹进襁褓里，轻轻放在母亲身边，然后，揩揩手，从日历牌上撕下一张旧页，说道：“今天是民国3年12月5日，农历的十月十八日。好时辰，正是寅时。”

孩子哇哇地哭叫着……

躺在床上的弟妹，望着表哥无力地点点头，表示对他的谢意。

孩子的爸爸孙仪卿，急忙倒上一杯热茶，递到表哥手上。表哥没有喝，转身把茶杯放在身边的五斗柜上，说近来表嫂的身体也不舒，需要马上赶回去，便踏着朦胧的星光，回南市去了。

几天过去了，孩子的哭声仍然不止，好象他是带着八百年的怨气降生的。已经疲惫不堪的声带，就象吹炸了簧的口琴，发着僵直、喑哑的声音。母亲把奶头塞到他的

嘴里，也无济于事。

在爱多亚路^①交易所里忙了一天的孙仪卿，夜半才归来。听到孩子这样拼命的嚎啕，不胜烦躁，一夜辗转，难得入眠。妈妈看到这情景，也很焦急。

“怎么办？还是请表哥来看看吧，是不是他哪儿不舒服？”妈妈这样想着，便打发阿娣，坐电车到南市去了。

孙顾不知孩子得了什么病，摇着竹竿似的身躯，风风火火地扑进门来，见了弟妹，没有什么寒暄，就坐在孩子身边，在嫩弱的小腿上，小胳膊上捏巴起来。然后，又垫着手掌在孩子的前胸后背，敲打了一番，动作仍然那么熟练而利落。最后，他长出一口气说：“孩子啼哭，是一种运动，他吃饱了肚子，就要靠啼哭来消化食物，不用担心，让他继续哭吧。”

说完，提着黑色药包，下了客堂楼。刚要出门，和一脚跨进门来的孙仪卿撞了个满

① 现在的延安东路。

怀。

“噢，表哥！”

“仪卿啊，婴儿啼哭是正常的事，你不要老是躲在外面不回来。”

孙仪卿急忙解释说：“不不！这两天……交易所的事情太忙了。”

“给孩子起过名字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，我正要为这事去找你哪，表哥，你不要忙着走啊。”孙仪卿拉表哥来到一张茶桌前，让他坐下来，说：“你看，这孩子叫个什么名字好呢？”

孙颀放下药包，从怀里掏出一支金笔。

“那……我们今天来给他起个名字吧。”

说完，他打开药包，从中掏出一迭包药用的小纸片，铺在桌面上。然后，思索片刻，便在小纸片上写了起来。不大一会儿工夫，十几张小纸片写好了。他放下笔，把这些小纸片分别折叠成四四方方的阄，捧在手里，摇了三摇，然后，猛地撒落在桌面上，不慎，有一个纸阄儿调皮地蹦了两蹦，

蹦到了地上。

“来，让命运为这孩子选个名字吧。”

“抓阄？！”孙仪卿犹豫起来。

“是啊，现在皇帝被赶跑了，实行的是民主共和，地方自治，我想，这是命运的驱使，别的力量是没有这么大的，命运是最公允的，也是不可抗拒的，来，你随便抓一个看看。”

孙仪卿已经给儿子起了一个乳名，叫寿祥。他想，既然表哥坚持要这样做，也不妨抓一抓试试。抓得好，算孩子幸运；抓得不好，还叫寿祥就是了。

“好，那就看看蹦到地上的这个阄吧。”

孙仪卿弯下腰去，从地上拾起那个小纸阄，递到了表哥手上。

孙颀小心翼翼地打开来看，只见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一个“元”字。他兴奋地喊了起来：“元！好！元者，气之始也，众之首也。一年之首为元旦；一朝之首为元年；众功之首为元勋；众杰之首为元首。这个

“元”字，不仅是命运的赐给，也是孩子自己的选择，你看，他自己跳出来了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！”

“看来，这孩子长大必有勇士之杰，状元之举。仪卿啊，你不要以为科举制废除了，就阻塞了仕途之路，废除了科举制，还会有别的什么‘制’，总而言之，任何朝代都会有自己的升官之道的。”

“表哥，你说得很对！他们弟兄排‘培’字，那就叫他培元吧。”

“好，培元。”

孙仪卿眉飞色舞起来，他觉得自己真是幸运得很，自从光绪二十三年来到上海，他从一个小小的茶房，熬到一家交易所的帐房，应说这是人生道路上一段很长的旅途。有人用尽一生的时间，也未必能把它走完。可是，孙仪卿仅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，就把这段“路程”走完了。在这段短短的旅途上，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越不过去的沟坎，也从来没有遇到过涉不过去的江河。就连给幼子起名，也象打牌一样，那么好手气，一

抓就抓到了一张“王牌”。他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心情，冲着楼上喊道：“阿娣，泡茶呀！”

楼上没人应声，他也没有理会。

被唤做阿娣的，就是那天想去看无轨电车通车而没有去成的女佣金娣姑娘。今年十六岁，虽说长得不算出众，可待人接物热情体面。粗俗中流露着一种自然的俊俏；憨直中浮现着内心的精灵。虽说是女佣，可孙家的人谁也不敢低看她一眼。有人说了，看她的脸面，不知哪儿长的有点象孙家的人。就是乳臭未干的培风，总好在她身上表露出自己对异性的好奇心。为此，孙仪卿没有少训斥他。

过了片刻，茶送来了。送茶的不是金娣姑娘，而是孙仪卿的大女儿佩贞。

“爸爸，金娣姐姐买煤球去了，妈妈叫我把茶送来。”

“好！好！”

兄弟俩，一边品茶，一边畅谈着孩子的未来。

可是，两个宿命论者，怎么能想象出一个不愿受命运摆布的逆子，将来会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？

祖 籍

培元的祖籍是江苏常熟县的一家船户。常熟，地处虞山脚下，阳澄湖畔，是蟹螯之乡，帆桅之邑。东通长江，西至无锡，南到苏州，可谓舟舸络绎，商贾不绝。一到九月，阳澄湖大蟹上市的季节，四通八达的水路上，运蟹的船只往来不断。就连上海的酒客，都能尝到阳澄湖的新鲜大蟹。

在这样一个“财源茂盛达三江”的宝地做家船户，应该说是生意兴隆，家业兴旺了。可是，老天爷并没有把这个福分赐给孙家。因为，这个被穷人崇拜的“天神”，从来就没有袒护过崇拜他的穷人。孙仪卿的父亲是第三代的独生子，他五岁丧母，十六岁丧父，中年又丧偶，命运留给他的又是一



根独苗苗。就这样，父子俩守着祖辈传下来的一只破船，度着难熬的时日。

孙仪卿从小没有进过学堂，他最大的学问就是在五、六岁上，偎在父亲膝下，背过几天《三字经》。对船户人家的孩子来说，能练就一身使船的本领，混上碗饭吃，就算是最大的学问了。

就在醇贤亲王架崩的那一年，孙仪卿的父亲也去世了。说来也巧，这个破败的老船主，不仅与醇贤亲王死在同年，而且死在同日。可是，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荣耀和厚遇，他既没有鼓乐，又没有灵棚，撇下孤子，一口薄棺入黄泉。幼年的孙仪卿，还没有掌管家业的能力，惶惶中幸亏得到本家一

位表哥孙颀的照料，使他度过了弱冠之年。

1897年，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，刚满十八岁的孙仪卿，听说表哥要带贤嫂到上海行医，便执意同行。表哥拗他不过，只好答应下来。孙仪卿在兄嫂的帮助下，很快变卖了家产，筹措了必要的川资，并把结余下来的部分，接济给手头拮据的孙颀夫妇，三人选了一个风和日朗的好天气，乘船漂流到了上海滩。到上海不久，经表哥的一位朋友出保介绍，孙仪卿到一家招商局里做起茶房来。这家招商局可是非同小可，当时在上海的合资轮船公司中是最大的——一家官办航运企业，拥有船舶二十余艘，除在国内天津塘沽、香港、广州等地通航外，还远航日本的长崎、神户，夏威夷的檀香山。最远驶往美国的旧金山。职位卑微，要看跟谁比；活计低下，要看给谁干。在这样一家有名的大企业里，就是做个茶房，也够体面的了。何况又是刚刚来到上海，图的是个立足、扎根，之后才能想到发展。这就是孙仪卿刚到上海时的想法。所以，他干起

活来勤快利落，办起事来认真灵活。需要两个小伙计烧一鼎的大茶炉，他一个人就能烧两鼎。天不亮，茶炉就“突突”的开起来。大小头目，高低职员，一到班上，就能喝到一杯翻花的开水。晚上路灯亮了，开水仍不落滚儿，就连守夜的更夫也能喝上一口热茶。这样的茶房，上哪儿去找？这样的茶房，谁个不夸？招商局多了一役，里里外外火热十分。经理一高兴，多给下面伙计几块钱算不了什么。孙仪卿的薪水很快就从头一个月的五块钱，一跃长到了十多块钱，他省吃俭用；不到一年工夫，便积蓄了上百元。

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手上有了钱，心也就活了。第二年秋冬之交，他辞掉了招商局的差事，在南市借到半间街面房子，自己开起了一爿卖开水的小店。

十来个平方米的小门面，垒上一座老虎灶，点上一把火，买卖就算开张了。

他这家开水店，和别人的不大一样，他不仅有灶有水，灶旺水开，他还在巴掌大的